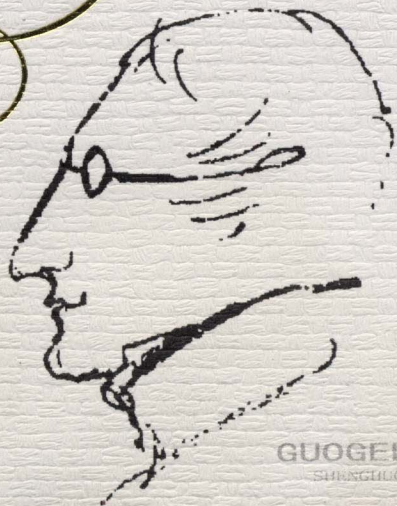


M. Form



GUOGE LI QUANJI

SHENGLIUGUO ZHONGDE GUOGE LI

果戈理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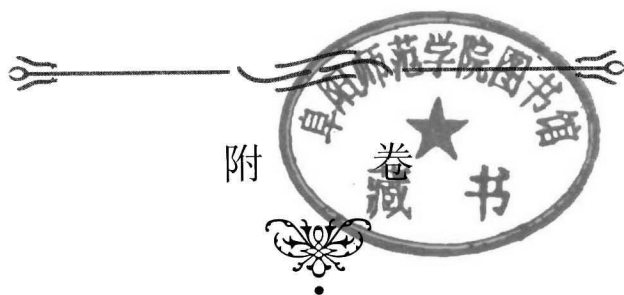
附卷

生活中的果戈理

安徽文艺出版社

果戈理全集

周启超 主编



生活中的果戈理

周启超 吴晓都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果戈理全集/(俄)果戈理著;周启超主编.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6
ISBN 7-5396-1769-1

I. 果… II. ①果… ②周… III. 果戈理, N. V. -全集
IV. I5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720 号

果戈理全集(1-9)

[俄]果戈理 著

周启超 主编

责任编辑:裴善明 马晓芸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875

插页:57

字数:2,650,000

印数:2000

版次: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769-1/I·1649

定价:246元(精)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果戈理胸像



▶ 中学生果戈理所作的画

◀ 果戈理父亲肖像



▶ 果戈理母亲肖像

▼ 批评家斯·舍维廖夫



▲ 作家冈察洛夫



▲ 诗人尼·米·亚济科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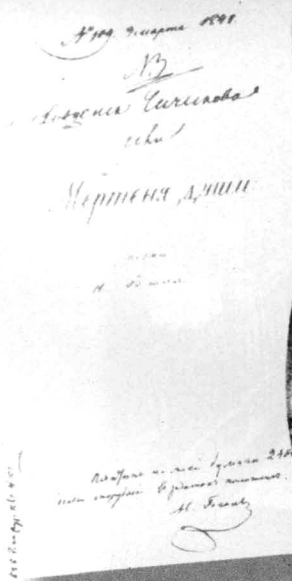
▼ 作家格里戈罗维奇





▲ 漫画：果戈理躺在《死魂灵》第二卷上睡觉

▼ 果戈理的最后岁月



▲ 检察官在《死魂灵》
第一卷扉页上的“斧正”



▲ 果戈理躺在灵柩中



▲ 莫斯科新处女墓地上果戈理肖像

生活中的果戈理

〔俄〕维·魏列萨耶夫 著
周启超 吴晓都 译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独特迷人的传记，各种材料的客观汇编，不同评述的立体组合，构成本书鲜明特点。本书原有副标题“同时代人之真实见证的系统汇编”，全书汇编从关涉“果戈理的先祖”、其家族谱系的史料，直至果戈理墓碑上的铭文等有关果戈理的回忆性与文献性资料，通过果戈理本人自述以及同时代人的回忆评说，多视角、全方位地展示果戈理生平遭遇、个性特征。作者放弃个人对文本的介入，强调资料的真实性与原创性，而使读者得以直接面对文献，从各种各样的材料当中，自然而然地生成鲜活的形象，由此使果戈理如此奇异清晰地站立在读者面前。



目 录

再版序	“十分鲜活的”剪影·····尤里·曼
第一章	果戈理的先祖····· 7
第二章	童年与上学····· 13
第三章	在彼得堡的最初几年····· 32
第四章	教授生涯····· 59
第五章	《钦差大臣》····· 86
第六章	在国外 ····· 109
第七章	在俄罗斯 ····· 125
第八章	在国外 ····· 134
第九章	在俄罗斯 ····· 147
第十章	国外漂泊 ····· 209
第十一章	《与友人书简选》····· 314
第十二章	朝圣之旅 ····· 365
第十三章	在俄罗斯 ····· 375
第十四章	敖德萨 ····· 499
第十五章	最后的日子 ····· 535
第十六章	生病与去世 ····· 614
附:果戈理生平与创作年表	····· 667
译者的话	····· 680





“十分鲜活的”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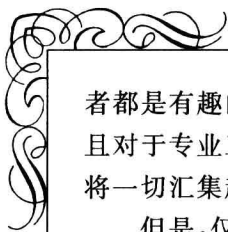
——写在《生活中的果戈理》再版之际

尤里·曼

维肯基·维肯基耶维奇·魏列萨耶夫(1867—1945),著名作家、翻译家、文艺学家、文学评论家。他是两部在体裁上相近的传记类著作——《生活中的普希金》(1926)与《生活中的果戈理》(1933)——的作者。第一部书的节写本在几年前已再版。现在,轮到其第二部书了。

就像在关于普希金的那部书中一样,《生活中的果戈理》也有一个副标题:“同时代人之真实见证的系统汇编。”这意味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回忆性与文献性资料汇集,况且还是有关果戈理的书籍中最为完整的一本资料集成。从关涉“果戈理的先祖”、果戈理的家族谱系的史料,直至伊·屠格涅夫所写的那篇悼文,乃至果戈理墓碑上的铭文——这部“汇编”的编年跨度就是这样的。编者搜索到且集结了大量的资料,其中,有一些源自鲜为人知的刊物,有一些则钩沉于堆积如山的报纸与杂志。有鉴于此,他的这部书实际上对每一位文学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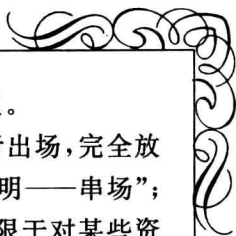
者都是有趣的读物——不仅仅是对于所谓的“广大读者”，而且对于专业工作者，也是如此。专业工作者的案头也并不总有将一切汇集起来且以一部书的形式奉献给他的这类著作的。

但是，仅仅将本书看成是各种各样材料的汇集，肯定是不正确的。

魏列萨耶夫在谈到《生活中的普希金》的创作史时曾讲道：“一连好几年，我为自己作摘录，摘录关涉普希金的性格、他的情绪、习惯、外貌等等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这些摘录的积累程度，我将它们编排成有系统的次序。有一回，我在重新检阅这些逐年积累起来的摘录时，突然看出，摆在我面前的——乃是一部极为独特的极其迷人的书，在这部书里，普希金十分鲜活地站立起来了。”显然，有关果戈理的这部书的创作史与此相似，所不同的仅仅是，那种突然性的因素（“……我突然看出”）减少了，或者完全消失：作家已经清楚，类似的努力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而是目标明确地积累材料。然而，第二部书也完全保持住其本有的力量——魏列萨耶夫所指出的那种过渡的自然性：从那些最为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当中，似乎是自然而然地生成鲜活的形象。

诚然，这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书中还是有自己的缜密思路，有自己的“小而巧的绝招”。有自己的机制——只是它不太容易被察觉，因为它并不是以那些显眼的结构手段来表现的。魏列萨耶夫运用的仅仅是文献纪实体裁所能向他提供的那些潜能：他把材料切分成若干段落，在其对比中大做文章，或者按主题或者以联想来构建叙述，这一来，一个片断就回应着另一个片断。他主要的操心之处就在于：不放掉叙事的线头。由此我们的兴趣不仅没有衰减，反而得到持续不断的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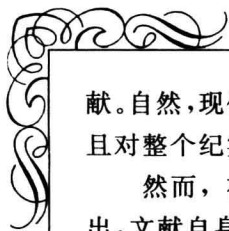


持与强化。可以说，这部书的内在形式就在这里。

与此同时，魏列萨耶夫几乎完全放弃了作者出场，完全放弃了作者对文本的侵入，而只局限于简短的“说明——串场”；他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关涉资料的注解，而只局限于对某些资料的不可足信作出最一般的交待；他并没有借助于一种说法去排斥另一种说法，并没有对材料加以系统的选择与筛分，就像任何一位研究型的传记作者通常所要进行的那样。将他的立场称之为中立性的，这还不够——这一立场，分明凸显出那种不介入的姿态。

当年，魏列萨耶夫因为如此大胆的“客观主义”可没少挨骂。他的这一尝试在许多人看来乃是过分的勇敢，或者就是过分的胆怯，因为作者放弃了自己身为小说家又身为研究者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如今，所有这一切都另当别论了。魏列萨耶夫这人，无疑地（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是预见了一个更晚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趣味与需求。因为长篇小说中艺术影片里公然虚构的、编撰的剧情里文献纪实素材的铺垫，所有这些“供思考之用的信息”、“供查证之用的信息”以及单纯的“信息”，它们所表示的，不就是要赋予文献以独特的、自立自主的生命这一愿望吗？它们所标志的，不就是要展示文献的本来面目，展示其全部的真实性与原创性这一愿望吗？并非每一位读者都要去对他所获取的信息进行一番研究性的处理，然而，透过信息去张望一下事物之本真的、似乎是摆脱了隔阂的那些深层界面，对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我们是如此厌倦了解说与诠释，以致于有时内心很想独自直接面对文献，面对那种未曾受到种种提示、指示以及其他的识别符号——应当往哪儿走，应当往哪儿看——染指的文





献。自然，现代人的这种不仅仅对作为铺垫的文献纪实素材而且对整个纪实体裁的兴趣，正源于此。

然而，在回到魏列萨耶夫的这部书上来之时，还应当指出，文献自身是能进行其内部校正的——这种校正的进行，并不是没有前文所述的、文本结构机制所拥有的那些精微的手法的影响。阅读这部书时，你会体验到这样一种感受：仿佛是站在一条大河面前，河水色彩的递次变换显示出那些由浅入深的水流的不同界面的层次交接。在这纪实性资料流中，并不是一切都是均质而具有相同价值的，它们也远非总能摆脱矛盾与抵牾，然而透过它们正可窥见现实本身的非均质性与矛盾性。

在前不久再版的《生活中的普希金》的序文中，论者正确地指出：书中以作者的缺席而换得材料的“自动调节”。我要补充的是，这一过程是注定不可完结的，存在着某种不可被调节的剩余层面，这个层面赋予书——我这里已经是在说《生活中的果戈理》——某种难以言表的魅力——诚如它也赋予生活本身这种魅力。

魏列萨耶夫实际上是在我们这儿创作出纪实文献性书籍的一种独特类型，可是，他自然并没有给自己确立那种要取代作为一种体裁的科学性传记的目标。我们的思维风格是这样的，以致于我们通常并不认可同时并存的几种选择，而是一味地认定：要么应当走这条道，要么就应当走另一条道。然而，这一条与另一条，还有第三条，皆是可能的。本世纪初，果戈理研究者当中就有一位以遗憾的口吻指出，伟大的作家“在自己诞生一百年之际”也不曾等到“一部详备的、全面的传记”。今天也可以重复这句话的。总而言之，传记性材料之“系统的汇

